

● 阿拉伯问题

民主盛装难掩霸权谋求 ——从三次大选解读美国的“大中东计划”

祁 怀 高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祁怀高(1978-), 男, 湖南常德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

[摘 要] 为了让中东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和引进西方价值观, 美国布什政府提出了“大中东计划”。阿富汗大选、巴勒斯坦大选和伊拉克大选正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美国为改造中东地区而连续砍下的民主“三板斧”。美国在民主盛装之下, 其实另有他图, 即地缘战略、石油战略和反恐战略的远东地区霸权利益谋求。民主改造“大中东”国家的背后是“美国利益”高于“阿拉伯利益”。

[关键词] 美国; 中东; 大选; “大中东计划”

[中图分类号] K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56-05

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 中东之所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滋生蔓延, 根源在于该地区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社会保守落后, 是因为该地区存在三大“赤字”: 民主赤字、知识赤字和经济赤字, 尤其是民主赤字。为此, 美国精心策划了“大中东计划”, 并力保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三国顺利进行大选, 目的是“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的每个角落”。

一、美国的“大中东”计划意旨何在

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计划”的如意算盘, 是想促使包括阿拉伯联盟 22 个成员以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所谓“大中东”(Greater Middle East)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如实行民主政治和引进西方价值观。根据美国的计划, 美国及其盟国应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大中东”国家: 一是促进民主和确立良好的社会治理, 为各方面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框架; 二是建立知识型社会, 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成为各种发展计划的执行者和代理人; 三是扩大经济发展机遇, 使企业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但这一计划 2004 年 2 月份被媒体披露后即遭到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 也遭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批评。无奈之下, 在 2004 年 6 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 布什政府被迫吸收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某些意见, 对计划内容进行了修改, 将计划的实施范围缩小到了阿拉伯世界, 并强调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性, 名称也改为“泛中东和北非计划”。不过, “泛中东和北非计划”和“大中东计划”并无多大区别, 要旨都是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中东, 让中东国家加入到“民主”国家行列。

就在八国首脑会议举行之前, 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主题为“伊斯兰教与民主是相协调的吗”的会议。自然, 与会者得出了符合官方意愿的结论。他们认为, 伊斯兰教与民主并不存在内在的矛

盾，其反西方的立场并非固有；“羡慕西方是几乎所有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现实”。这就从理论上证实了伊斯兰教不是民主的障碍，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可以在中东地区推行。

“大中东计划”是美国在冷战后继“新干涉主义”、“先发制人”战略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美国谋求绝对安全、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计划，在未来十几年或数十年时间里，美国将不惜耗费巨资，帮助中东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教等各个方面的改造。该计划有两大要点：其一是推进中东地区政治“民主化”；其二是推动中东地区经济“自由化”。

此前，布什政府已开始着手实施“美国与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美国与中东伙伴关系计划”，而通过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则是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重大军事行动。

“大中东计划”出炉后，中东地区的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3国相继举行了大选，基本上遵循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二、三次大选：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我们先看阿富汗大选。2004年10月9日，一场号称“阿富汗5000年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在遍及阿富汗全国的5000多个投票站举行。美国一手扶持的卡尔扎伊获得大选胜利，顺利当选总统。可以说，此次选举充斥着美国的“影子”。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披露，美国为了支持卡尔扎伊，竟偷偷摸摸搞各种小动作，其中包括动员一些实力派候选人退出大选并和他们做幕后交易。阿富汗大选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为美国今后在其它伊斯兰国家推行“民主选举”树立了样板，同时增强了美国继续向南亚和中亚推进的战略。

阿富汗大选后的中东局势，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巴勒斯坦。伊拉克面临的是乱局。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安宁，反而使当地局势更趋动荡。占领与反占领、抵抗与镇压，突击、爆炸持续不断，几乎每天都有人流血或丧失性命。巴勒斯坦面临的是变局。以色列在美国的默许下独断专行，推出“单边行动”计划以取代各方都接受的“路线图”计划，巴以和平进程几近停顿。阿拉法特主席辞世后，巴以问题进入微妙时期。由于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局势相当复杂，且分别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两国的大选牵动人心。

我们接着看巴勒斯坦大选。美国对2005年1月9日的巴大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希望在阿拉法特去世后巴方能通过大选为以色列寻找一个“可以和谈”的伙伴，为重新启动几乎陷入绝境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创造机会；二是希望按照“民主程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政府，以便其在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计划”。选举前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为巴大选的顺利进行和阿巴斯的获胜做出了“恰到好处”的配合。比如，布什多次公开指出，美国将只同具有改革意识的、坚决反对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合作。此外，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向巴做出适当让步。布什政府还同时加大了对巴直接经援。最终大选的结果也符合美国的意愿：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巴斯以绝对优势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此次大选为契机，巴以双方都采取了一些建设性行动，对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以色列总理沙龙称以色列面临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历史机遇。巴勒斯坦大选的顺利完成，使“大中东计划”有所起色，也为美国全力推行伊拉克大选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伊拉克大选是3国大选中美国最为关注的，被称为布什总统的“第三次大选”，也是其推行“大中东计划”极为关键的一环。大选前，美国不仅参与了选举规则的制定，而且还积极参与选举事务，组织、培训、动员和提高安全保障等。为此，联合国选举援助司负责人卡丽娜·佩雷利批评驻伊美军“过分热心”地介入伊拉克选举准备工作。尽管选举前的伊拉克安全状况堪忧，但在美国以及伊临时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伊拉克大选还是如期开锣。据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投票人数有845.6万多，参选率为58%，远远好于预期。这次选举的顺利举行，使美国布什政府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布什1月30日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伊拉克人向全世界发出声音，全世界正听到来自中东中心的自由之

声。”大选前,美国希望伊拉克大选后出现一个什叶派占主导地位、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共同分享权力的亲美政权,并对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政党能够最终胜出充满了期望。然而,大选的最终结果是什叶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阿拉维领导的政党仅仅获得40个议席,美国当局有点失望。不过,伊拉克大选是在美军的占领和美国人的督导下进行的,虽然结果不太理想,但美国人也只得接受选举结果。

顺利结束的伊拉克大选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美国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的新伊拉克,并将其作为样板,从而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2月2日,布什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我们这一代人承诺推动民主,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我们的这些承诺目前在伊拉克经历着考验,也得到了兑现。”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伊拉克模式为其“大中东民主计划”打开了缺口,并将借此在该地区逐步推进,实现最终目的。美国将在阿拉伯世界安下一个“民主”的中心据点,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形成辐射效应,也会更加坚定美国在整个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心。当然,伊拉克的一些邻国实际上并不希望美国成功,否则会危及自己的政权。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在伊拉克搞大选,有着美国改造中东与中东反美国改造的较量在背后。

可以说,阿富汗大选、巴勒斯坦大选和伊拉克大选是美国在中东连续砍下的“民主”三板斧。3国大选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在3国的大选中,美国及其盟国极力推行“民主”改革,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新的独立媒体,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提出“自由、知识和女权”的口号;改善妇女地位,提倡妇女参政,帮助妇女提高读写能力等基础文化水平;增加对上述3国的民主、人权、媒体和妇女等组织的资助及培训。为了大选的顺利进行,美国还向上述3国提供了大量实实在在的经济援助。单就计划本身的内容看,美国对上述3国及其他中东国家慷慨解囊“助人脱贫”,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人已将其冠之为“另一个马歇尔计划”的美名。然而,美国的慷慨解囊并未受到中东各国的欢迎。个中缘由何在?

三、民主外衣难掩美国霸权谋求

西谚有云:“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在中东地区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行中东地区的民主化,仅仅是其冠冕堂皇的民主追求吗?原来美国在民主盛装之下另有它图。

首先,中东地扼欧亚非三大洲的连接地带,对于一个全力谋求霸权的国家来说自然是一块必争之地,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彻底改造大中东国家,有利于美国更好地控制该地区。然而,这一地区却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和势力范围。中东各国无论从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还是价值观念来说都与美国格格不入,是美国所难以操控的。于是,美国使出了软硬两手:“硬”,即是借反恐之名,先出兵拔掉萨达姆这颗卡在美国喉咙里的钉子;所谓“软”,就是在中东版图的东边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在西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主”政府,分割那些被认为是支持和纵容恐怖主义的国家,东震伊朗,西震叙利亚,南制沙特,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也能起到威慑和釜底抽薪的效果,从而逐步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削弱中东地区的反美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以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得到最大保障。

其次,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是世界经济的能源主要供给者。推动中东国家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演变,必然有利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美国在冷战后有5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其中3次是针对伊拉克的,它们带有明显的石油动机和背景。如果美国完全掌控了大中东地区,就等于几乎控制了全球经济的命脉。这必然有利于美国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霸权,为其全球霸权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布什总统就是要通过伊拉克大选的胜利来表现反恐战争后续工作的成功,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美国价值观的实现。美国把大中东民主计划与其主导的反恐战争紧密地绑在一起。按照“民主和平论”的观点,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少数“无赖国家”和极端势力对美国和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

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反对与仇视，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内在原因。因此，只有把这些国家改造成民主自由国家，才能根本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土壤^①。最好的例证是，布什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毫不掩饰地指出：只有在中东实行民主与改革，“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使美国变得更安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推行西方式民主，更多的是出于地缘战略、石油战略和反恐战略的霸权利益谋求。对于中东地区的民主前景，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②（P. 34），由于相当部分的阿拉伯人讨厌美国、同情伊斯兰政治运动，他们非常担心由于加速推行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而导致以下情况的出现：自由及公开的大选会选出一个对美国有着明显的不友好情绪的政权^③（P. 24）。

当然，美国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有其积极的一面。中东地区局势异常复杂，各国国内的教派、政治团体林立，一些临时政府（如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在多数人眼中既效率低下又不合法，只有选举才能赋予它道德权威和合法性。就拿最近的伊拉克大选来说，它是伊拉克独立建国70多年以来第一次全民多党派的自由大选，特别是跟萨达姆时期那种“一个人侯选，一个人100%的票当选，而且一个人当总统当几十年”来讲，这是很大的进步。至少各个民族、各个宗教派别、不同的利益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出来，有机会宣读其治国纲领和理念，给广大选民公平选择的机会。通过这种大选选出来的政府、议会，应该说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代表了各方面的利益。伊拉克大选出人意料的高投票率以及大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就是明证。对多数阿拉伯国家来说，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制度落后、战乱频仍、政治腐败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老百姓的思变情绪高涨。看看邻居以色列，阿拉伯人更加渴望改变现状。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不仅在5次中东战争中打败了总人口超过2亿的阿拉伯人，而且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同在一块土地上，同处一片蓝天下，“小”以色列能办到的，“大”阿拉伯却做不到。因此，布什的“改革”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阿拉伯人的思变心理，不管安于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如何应对，“大中东计划”中包含着积极的意义。

可是问题在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对民主和改革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美国认为，民主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核心所在，“美国之所以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认为应该输出的方式，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适的、不言自明和不可剥夺的”^④（P. 138-140）。但是，阿拉伯世界独特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差太远，改革殊非易事。阿拉伯世界各国虽大多赞成改革，认为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却认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应该在“共同负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与阿拉伯“特殊的文化、宗教和文明价值相协调”，而且必须是来自于各国人民的“内部意愿”。沙特的《生活报》就曾刊文章批评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犯有四个错误：一是把外来意志强加给这个地区的国家；二是缺乏应对阿拉伯国家改革使命的信心；三是忽视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四是忽视“计划”所针对的国家和人民的特性^④（第239页）。该报道出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担心，如果按照“大中东计划”所主张的贸然加快民主进程，那就很有可能为极端主义势力通过民主选举夺取政权提供机会，进而引发政治危机，威胁各国现政权的根本利益和地区安全。由此可见，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对民主和改革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对这样的分歧并不感兴趣，它的根本目标也不在阿拉伯世界是否真正获得民主本身，而在于另外的目的，即地缘战略、石油战略和反恐战略的霸权利益谋求。换句话说，民主改造“大中东”国家的背后是“美国利益”高于“阿拉伯利益”。

面对美国及其盟国雄心勃勃的改造中东计划，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何适应伊拉克大选后的中东形势和“大中东计划”的加速推进，如何变革图强，已成为他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荣建老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 释：

① 关于“民主是否能够消除恐怖主义”，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国佛蒙特大学中东问题专家 F. Gregory Gause III 认为“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安全”这一观点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他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民主会减

少恐怖主义,事实上,一个民主的中东有可能导致伊斯兰政府不愿意同华盛顿合作。

[参 考 文 献]

- [1] WITTES, Tamara Cofman. Arab Democracy, American Ambivalence[J] . The Weekly Standard 2004.
- [2] OTTAWAY, Marina & Carothers, Thomas. Middle East Democracy[J] .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December 2004.
- [3] HASS, Richard N. Toward a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m World[J]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3.
- [4]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桂 莉)

The Democratic Appearance is Difficult to Cover up the Hegemonic Seekings

QI Huai-gao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QI Huai-gao (1978-),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hinese diplomacy.

Abstract: To make Middle East countries carrying out democracy and importing western value, American Bush's administration put forward "Greater Middle East Plan". Afghanistan election, Palestinian election and Iraqi election are exactly the importance part of this plan, and these three ele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re the "three democratic axes" which chopped down continuously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of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fact seeking the hegemony and interest which named the geo-strategy, petroleum-strategy and anti-terrorism strategy, that's to say, "American interests" is higher than "Arabian interests".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Middle East; election; "Greater Middle East Plan"